

七年級的推理新星

張孝誠校友

文／彭琬玲 圖／張孝誠校友提供



筆名「張渝歌」的醫學系校友張孝誠，被譽為「七年級中最令人期待的推理新星」。去年剛畢業的他，從2012年起，短短幾年間即獲得多項推理小說獎項，包括：金車推理微小說獎入圍、第十一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入圍、第二屆華文推理大賽入圍、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入選以及文化部101年度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。

今年七月，張孝誠校友特地回到陽明，接受本刊專訪，分享了他如何在大學時期發現自己的文學創作天賦，並擁有持續創作的動力，還有陽明對他的影響；以及在醫學和文學創作兩個領域之間跨越，又如何感受到兩者互相的影響？

編輯：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小說創作的？

張校友：大二有天在校門口一家早餐店吃早餐時，看到報上有個南山人壽文學獎的消息，那時候就是一個普通大學生想要買手機的心情，它提供的獎金剛好可以買一個手機，結果參加後在散文和新詩類組都獲獎，所以後來就想說自己好像會寫文章……

會接觸到小說創作，是在大二時修了「小說接龍」，在這堂課收穫滿多的。我自己比較喜歡

閱讀，所以覺得需要這方面的養分。那時候，陽明的通識課程可以選交大的網路課程，我選了劉龍勳老師的這門課，並參加了偵探小說組。由於大家對小說很陌生，都不太想當組長，我自告奮勇接下來，就由我擬了大綱，分配方向讓大家接力完成一篇小說。寫完開頭後，我覺得意猶未盡，就把那篇小說寫完了。完成後就拿去投稿、參加比賽，甚至把它改編成劇本，這就是我第一篇得獎的小說《只剩一抹光的城市》。

編輯：等於你的第一篇小說就得獎了（編按：文化部101年度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長篇組佳作、國立台灣文學館好書入選）？

張校友：講起來好像是這樣，但其實大三、大四還滿忙的，在醫學課業外要撥出時間創作，真的是滿難的。所以，其實一直到完成後兩年，內容做過調整才投稿，在大五得獎後才出版。整個過程是這樣。

» 今年7月接受本刊專訪（圖／秘書室）





» 大二時擔任《醫夜情》舞台劇男主角



» 大四時 PBL 小組聚餐（右一）

編輯：從第一本小說之後，你又持續創作了第二本、第三本小說？是什麼動力讓你一直持續創作？

張校友：一方面，是因為閱讀到一定的量或程度之後，有些想要講的話自然就會跑出來。不過，寫長篇小說的關鍵跟困難點，是在於需要比較有組織，很難有個點子就把它寫成十幾萬字。我覺得自己會願意持續下去，是因為在寫作過程有一個探索內心的過程；有點像是在跑馬拉松的時候，在腦海裡會想一些事情。

另一方面，是在實習過程中有接觸到或聽過的一些病例，也會轉化成寫作的養份。像寫第二本小說期間，是在醫院實習的時候，聽精神科的學長說過一些較特殊的病例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邊緣性人格的患者類型，讓我覺得一定要把他們描述出來，不管是為了我自己，或是想要為患者發聲——雖然在寫作過程中，看起來好像把患者描述得比較誇張，但其實我想表達的是：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其實都是一個光譜，所謂的「正常」只是比較像多數的人。也可以說，這段實習過程讓我開始想要寫作。

還有，就是大五的法醫學課程，那時候是請蕭開平教授來開課，這堂課真的給我幫助很大，因為親眼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法醫在教室講課，跟只是看書有很大的不同。也因為這樣才會想要創作，我覺得，這也算是陽明給我的一個禮物吧！

編輯：你如何兼顧醫學課業與創作呢？

張校友：說真的，是滿累的。在實習過程中，我就一直很掙扎——開始實習之後，完全沒有辦法寫作，短篇還可以，可是長篇小說耗費的心力實在太大，要寫一本書，就要看幾十本書、搜尋論文和資料。但實習時，每兩個禮拜就要報一次 paper，連看書的時間都沒有，只能一直讀醫學論文。

那時候掙扎了兩年，過程中也面臨家裡很大的質疑，所以其實還滿掙扎的，也問了超多學長的意見。其中，當時在北榮腎臟科的吳昱德學長跟一般的意見比較不同，他說：「學弟，你就做你自己喜歡的事就好，不要管別人家怎麼想。」這個鼓勵對我是一劑強心針，對我影響很大，我一直很感謝他。

經過考量之後，我覺得為了一個穩定的工作，捨棄自己可能是畢生的興趣，不太值得。所以，確定自己可以寫出第二個、第三個故事之後，我就決定持續創作。因此，為了寫作，不得不做取捨，在畢業後選擇不到大醫院、且時間較彈性的科別工作，好讓自己有較多時間創作。

編輯：學醫對你寫推理小說有什麼幫助？

張校友：推理小說相對來說比較嚴謹，多了邏輯推理的部分。我覺得在陽明所受到的一些科學思



» 大三時擔任醫學營教學組與小隊輔（第二排右一）

維訓練，還有醫學人文課程，包括關於倫理學的思辯，在推理小說裡面可以得到很完美的結合。因為以當一個醫生來說，在擁有醫學知識的同時，還需要針對病人的心理有所了解或者人文關懷。另外，還有法醫學，也是我在陽明得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養分。也是因為這樣的訓練，讓我覺得對推理小說更有興趣。

編輯：相對的，小說創作對於你從事醫學工作是否也有什麼影響？

張校友：我覺得幫助很大，因為在課堂上討論醫學人文，跟自己實際去做一些思考，還是有點落差。寫作對我最大的幫助，就是在寫作過程中，要不斷練習用別人的角度去檢視許多事，會讓自己跳脫一些偏見。比方：以前可能會覺得某些病人不可理喻，但因為寫作的訓練，很自然而然地就會去思考他為什麼會這樣想，甚至再去多研究一下，這是以前不會做的事。

» QoL 工作室 2012《台北藝穗節》角色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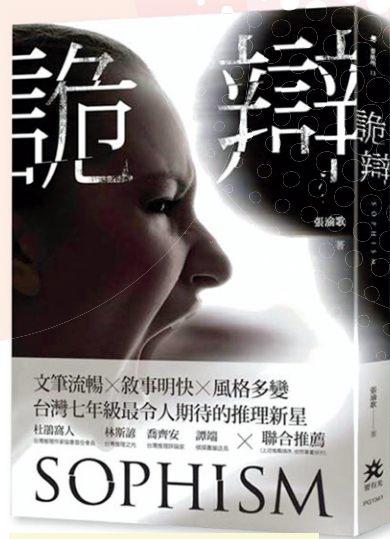
編輯：可以說，你是在陽明發現你的創作天分。可以歸納一下陽明對你的影響嗎？

張校友：我覺得，我現在之所以在所謂的文壇可以有一個特殊的定位，是因為大部分的作家來自文學院或社會學院，醫學院背景的人雖也不少，但陽明跟其他醫學院有個不同的地方，是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純樸、學術風氣比較盛行的地方。





» 第一本小說《只剩一抹光的城市》封面



» 第二本小說《詭辯》封面

陽明開的一些課程，是其他醫學院沒有的，像科學論文寫作，或是陽明最有名的 PBL（problem-based learning），中文叫「問題導向學習」，這門課對我的幫助比想像中大。雖然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很煩，因為每個禮拜有兩次，每次都要查一堆資料，做一份 handout，讓大家知道你查到什麼資料。其實，在這個過程等於是不斷在訓練：遇到一個問題要怎麼思考、怎樣找到想要的資料，這過程其實就是寫作在做的事。雖然當初設立這個課程的目的，是為了訓練我們寫論文的能力，沒想到我拿來寫小說（笑）。

那時候，學校還有開一門「歐洲哲學」的課，卞拓蒙老師讓我們去找一些叔本華、黑格爾、尼采的書，了解他們的思想，對我也有些啟發。除了課程，就是圖書館，真的幫助很大。我們學校的圖書館很棒，幾乎什麼書都有。不知道最近這幾年是不是有新的政策，藏書似乎沒有像早期那麼著重在醫學方面的書。直到現在，為了寫書，我還是會常跑陽明的圖書館，借很多書回家。

可能我的興趣比較廣，如果學校沒有提供這些東西，我會覺得很可惜，沒有辦法進一步去開發不同的東西。——



» 以推理小說作家身分接受金車文藝中心訪問（圖／金車文藝中心提供）